



藏族青年女诗人次仁拉措:

根在高原 回归深处

本报记者 刘琳琳

次仁拉措,一位为诗歌而生的藏族青年女诗人,她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于雪域高原的深处,她以灵性、纯粹和赤诚的笔触探寻着文学的本质、文化的根脉与生命的意义。

在她的创作理念中,“根在高原,回归深处”是核心命题。她始终强调“文学只能是文学本身”,拒绝将文字异化为装饰或迎合的工具,而是让诗歌成为对高原最诚实的呐喊。这份初心源于她工作于藏北草原的生命底色:雪山、湖泊、荒野与炊烟是刻进骨血的意象,让她坚信创作必须回到土地的肌理、命运的褶皱,最终回归自我的内核,在雪域高原的怀抱中完成与生命本真的对话。

次仁拉措说:“文学挽留了我一部分逝去的时光,一部好的作品是可以与岁月对抗的,因为我所处的环境使体会到了孤独也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它使生命更成熟、更深刻。当你拥有过绝地重生后逢春的力量,文字便是精神食粮,生活的充实,境界的提升,以及孤独赋予的加持,让人觉得每一天的日子都充满意义,幸福且纯粹。”

她的作品清晰地交织着“乡土文学”与“生态意识”的脉络,这与藏族身份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结。在她看来,藏族人的生态意识并非后天习得的知识,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生命本能——敬畏雪山、感恩草原,将自然视为母亲。她笔下的乡土,是故乡的土路,是驻村时见过的每一缕炊烟,是牧场上摇曳的格桑花,更是对语言、风俗与生活方式的深情关照。通过诗歌,她不断追寻、确认“文化之根”,试图以文字留住正在流逝的记忆,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的命题。

作为青年女诗人,次仁拉措始终致力于“构建西藏特有的文学诗歌体系”。她认为,传统并非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活在当下语言与情感中的鲜活力量。她拒绝将藏族诗歌封闭在地域的壁垒中,而是主张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发出带有辨识度的独特声音。同时,她作为一个在那曲工作的昌都姑娘,扎根高海拔、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始终笔耕不辍,以“改变不了海拔就砥砺忠诚、改变不了缺氧就锻造精神、改变不了气压就争得荣誉、改变不了艰苦就拼出尊严”的境界,在西藏诗歌的星空中发出独特的光芒。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与坚韧,在文字中挥发出照亮高原女性的力量,让她们生命故事被看见、被铭记。

对次仁拉措而言,诗歌是呼吸,是活着的证明,是她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诗歌让她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塑造了她“为诗歌而生”的生命姿态——就像格桑花为高原而生,她的笔永远为这片土地、为值得被歌唱的生命而书写。

面对年轻创作者,她传递着最朴素的期许:扎根土地,回归内心,在对脚下土地的深沉热爱与对自我的诚实凝视中,孕育出真正有力量的诗歌,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雪域高原。她常说,不同人生阶段的写作,就是在进行不同层次的自我探索。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拥有不死之身,正是因为无数人在文字里留下了呐喊的痕迹;而每一个人,也常常需要自我审视与反思——“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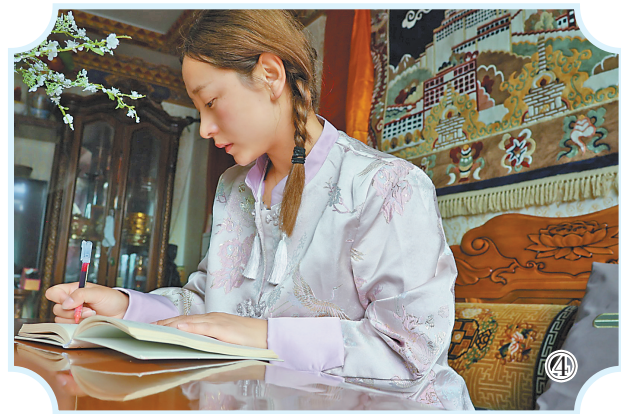


图1:次仁拉措(左)回故乡昌都拍摄《西藏诱惑》。

图2:次仁拉措拍摄《西藏诱惑》画面。

图3:次仁拉措出版的文学作品。

图4:次仁拉措在学习。

图5:次仁拉措创作的诗歌在《西藏文学》期刊上刊登。

图6:次仁拉措(右二)拍摄《西藏诱惑》现场画面。

图7:次仁拉措在羌塘采风。

图8:次仁拉措在色林措采风。

图9:次仁拉措的新书《灵动的世间》那曲发布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次仁拉措,笔名一朵云。西藏昌都人,现工作于那曲。西藏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西藏文学》《羌塘》《通天河》《那曲政协》《贡嘎山》等各类报刊杂志和媒体平台。2022年,创作那曲市抗疫主题歌词《光》。有兩本诗集在版中。参演电影《寻梦格萨尔》,且创作电影中的配乐。

酒窝里的梅子(组诗)

次仁拉措(一朵云)

靠近故乡的人

在一次欢腾中
我飞在了黄昏里
故乡的雨声
并没有洗去我的忧愁
那古老的大桥,玉曲河
升起在模糊不清的记忆里

我还能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
应该搁在哪里?

春天,是不纯洁的
包裹着太多情愫
可我大早知道
黄昏逼近后
夹杂的难过和忧伤

我点了一盏灯
母亲知道了火柴的位置
在火光里
荒山,不再封住吉祥柯德
困在身体里的飞鸟
会相信那少年的真诚吗?

我披弄着发困的土地
用长满茧的双手
写忧郁的文字和匆忙的爱情
那些摇摆的天枰
像极了分散在宇宙各处的孤独

我蠕动的身体
长满了故乡陌生的野草
一阵狂风里我卸下了重量
重新躺在了
大地的坟墓里

酒窝里的梅子

他像秋天的梅子
掉进我忧伤的酒窝
这是忧愁的思念
落在他的故土
来迎接我的是落寞
这次,我要高歌吗?

我的笔带着光芒
可情愫是这般的低沉
当思念的人越少
越感知人世的凉薄
疼痛会翻腾,许多个夜晚
我就这样被叫醒

我相信他与别人的爱情



图5



图6



图8



图7



图9